

诗人王小龙，江湖上称他龙哥。一叫龙哥就很亲切，很市井，生生地把他从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拉到一群俗人之中。龙哥经得开玩笑。比如说说他身短，说他皮黑，比如学他的那种无人可及的说话腔调。个个人学得惟妙惟肖的，大家都以此为乐。但龙哥毕竟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。我们结伴去看过他的纪录片，《莎士比亚长什么样》。他们跟着一个看着很不靠谱的

王小龙的情歌

他田子坊的汉源文化中心为王小龙举办了一个诗歌朗诵会，那天到了很多人，老的少的，争先恐后地捧着王小龙的《年代表情》上台朗诵，有的人还手舞足蹈。那天我拍了很多照片。诗人王小龙穿着一件素淡的印花衬衫上台发表忧郁的感言，在钢琴的伴奏下。很大字体的主题打在后面墙上：“每个年代都有它的表情”。有这样的

陈村



会我比较扫兴，有时会要他们快点结束，催着他们回家，催他们叫一个代驾回家。我们煞有介事地告别，第二天听说他们并未回家又钻进了一个小饭馆继续喝。这些酒鬼啊，一个个脑袋挂不住似的还要干杯。

陈村照相馆

王小龙以前开的是一个叫小切诺基的吉普车，现在换成了什么牌子我记不住。我觉得他还是开小切比较好，那个车高大，坐着有一种拔高身材的气势，而且越野对王小龙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，他不是

一个非常宅的人，他心里有火，困守城市容易被压抑，我觉得他的一部分是跟那个野相关。他说父辈是海南人，母系是东北人，一南一北，然后他生在当中，何去何从？

四十年前我认识王小龙的时候他在青年宫上班，业余油印年轻人的实验诗刊。他做纪录片人是后来的事情。他一直引以为傲的最初的身份是诗人。论诗坛的辈分，跟北岛、顾城是朋友。2011年，本城最帅的船长冬强在

我跟王小龙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吃饭。我们在一个叫小菜园的论坛玩，那里有一伙男人，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，龙哥常去埋单，请大家喝酒对他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他曾天没亮就开车来拉我去七宝吃羊肉。菜园的聚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的人不是很多，但王小龙是一个，不可或缺。诗人总是敏感的，跟他可以开玩笑，但不要当面恭维，他听得出你是否在糊弄他。他是不被欺凌的。



不单单诗人才多愁善感，整个大自然，一旦滑进深秋，都开始长吁短叹。秋雁有秋雁的悲，秋霜有秋霜的愁，秋虫有秋虫的苦，秋水有秋水的瘦，秋风有秋风的凉……连河边吃草的几只羊，也因草丛中日渐稀少的草籽，而显得格外安静。

一棵迟开花的树

李新勇

当这一切渐渐进入收敛状态的时候，倏忽一夜之间，沉寂了一年的桂花，便欣然乍开。一朵一朵细如米粒的花朵，仿佛是一个个轻轻一碰，就会醒的梦；又仿佛是谁用生命奏响的乐章，一簇花，就是一簇丰满柔润的音符，在自觉与

哲学的点说，树的视觉效果再差，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；花朵再小，也是一棵树受到瞩目甚至景仰的不可或缺的外在表现。以这样的视角来观赏一棵开花的树，那么，树已经不是原来的树，花也不是本身的花了。假如把树换成一个人，把花换成人所取得的成就，岂不正可用来诠释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的内涵。



那香味，可以很轻，轻若柔滑的丝巾滑过手臂；也可以香得很重，钻进鼻孔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痒。不管是浓是淡，小城的大街小巷，都因为桂花的芳香，而透出诗意的安逸。每一朵花散发出来的香，都有将大自然因季节转换而显露出来的

死者正是日瓦戈。她走进了房间，所有的人，不论是坐着的，站着的还是在走动的，包括玛丽娜（日瓦戈的现任妻子），都一言不发，像有默契似的给她让路，走到房间外面，并且关上了门，只留下她一个人。她用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头、自己的胸膛、自己的心灵以及像心灵一样宽大的双臂紧紧抱住棺材、鲜花和他的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哲学的点说，树的视觉效果再差，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；花朵再小，也是一棵树受到瞩目甚至景仰的不可或缺的外在表现。以这样的视角来观赏一棵开花的树，那么，树已经不是原来的树，花也不是本身的花了。假如把树换成一个人，把花换成人所取得的成就，岂不正可用来诠释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的内涵。

现在他退休了，滚回家去跟一条狗作伴。身为老法师，有时出门去帮帮人家的忙，似乎还兼着那个业余的教授。他仍在写诗，很勤快，写完将它贴在微信的朋友圈，有几个人会在下面点个赞。你们看或不看，赞或不赞，他无所谓。他写了那么多，一直不愿出版诗集。后来自费印了本小册子送朋友玩，近年才出版领了书号的书。于是，有人趁机给他一个“年度中国十佳诗人”的名号。他的诗集名为《每一首都都是情歌》。



今日得闲且读书
(篆刻) 陆康

1929年，日瓦戈医生死了，他在电车上突发心脏病。他乘坐的那辆电车走走停停，第十次被一个步行的老妇人赶上。她是

死者正是日瓦戈。她走进了房间，所有的人，不论是坐着的，站着的还是在走动的，包括玛丽娜（日瓦戈的现任妻子），都一言不发，像有默契似的给她让路，走到房间外面，并且关上了门，只留下她一个人。她用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头、自己的胸膛、自己的心灵以及像心灵一样宽大的双臂紧紧抱住棺材、鲜花和他的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日瓦戈的遗体被运到了卡麦尔格尔胡同，停柩在他最后住过的房间里。二十八年前的圣诞节，他去参加聚会途中，曾经过这条胡同，看到了这间房间，它的窗台上燃烧着一支蜡烛，玻璃窗上冰凌融化出了一个圆圈；而在房间里，拉拉正与其未来的丈夫谈话，然后要去枪击她这辈子的灾星。墙里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墙里佳人，都还没有走入对方的生活。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我一直留着2019年5月26日的一张新民晚报。上面有对我的整版采访《一生须对一人一事深情》。

我的一切归于人民

吕其明

2019年5月26日，我正式迈入了“90后”的行列。那年恰巧也是新民晚报90岁华诞，就在我生日的当天，“星期天夜光杯”发表了这篇专访，它以与众不同的视角写了我，写

我记得到1995年，书法家、篆刻家刘一闻通过新民晚报转来一封信，信上说他小时候就迷恋《红旗颂》，曾经试着与同学排练口琴合奏，还从虹口骑自行车到新华路上海管乐团抄过《红旗颂》的总谱，当看到“上海之春”有我的专场演出时，便买了票带着全家去现场。《红旗颂》是一部标题性的、普及性的、接地气的、雅俗共赏的管弦乐作品，没有高超的技巧，只有纯朴的情感。后来，我和刘一闻先生成了一生挚交。

2021年的7月1日当天，有幸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，并在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，倍感荣耀，深受教育。总书记强调，“江山就是人民、人民就是江山，打江山、守江山，守的是人民的

心。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、血脉在人民、力量在人民。”听到这些话，我十分感动，联想到我自己，真是感慨万千。我想通过新民晚报，对新一代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说，要不忘初心，严于律己，勤于学习，悉心创作，永攀艺术高峰。创作作品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，而是为了得到老百姓的喜爱。人民喜爱什么？当然是真的、善的、美的，而不是假的、恶的、丑的。所以说，要创造真善美的作品，创作者自己也要有真善美的心灵，要向群众学习，向生活学习，向民族文化学习。

在数十年的电影、电视音乐、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创作中，我陆续为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庐山恋》《城南旧事》《焦裕禄》等200多部（集）影视剧作曲，创作了管弦乐曲《红旗颂》、管弦乐组曲《雨花祭》、弦乐合奏《龙华祭》等十余部大、中型器乐作品及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（合作）等300余首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声乐作品。看上去，是做了些事，但在我心里，我认定我就是认认真真地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，用自己的笔歌颂党，歌颂祖国和人民，歌颂伟大的红旗，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。

《红旗颂》这部作品能被广大听众所接受，所喜爱，所钟情，这是我的希望和追求，听众的认可与赞许是我最大的欣慰，也是对我最高的褒奖。如今回头看看，我只不过是将自己的人生与共和国的七十多年一起写成了歌。

十日谈

明日请看指挥家曹鹏《晚报伴我文艺生活》。责编：刘芳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

从写作到经典

陈大新

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·古尔纳，年轻时作为难民，从东非的桑给巴尔来到英国，历经磨难，后在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。他坚信：巨大的阅读量是作家写作的前提，经历一个积累、沉淀、共鸣、重复的过程，人们才得以写作。历史与时代的风云激荡，催生了许多文艺作品，人们内心的矛盾痛苦，个人的情感经历，也激活了灵感的闪电雷鸣。人物纪事、情绪抒发、社会思考、风土人情，皆使写作多姿多彩。而各种体裁的应运而生，则成了一门技艺，非术业有专攻者不能为了。现今无论是传统的，还是网络的写家都不能说少的，引起一时关注的作品也不能说少的。然而，在大量的写作中，能够留下来、持续受到广泛关注的经典，则少之又少。

正所谓：沧海横流，大浪淘沙。《20世纪的书》的主编查尔斯·麦格拉斯说：“阅读一百年来《纽约时报书评》让我强烈感受到，几乎没有任何事可以天长地久。”在整理百年来《纽约时报书评》时，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：“书籍来来去去——数十万本书，是用一大片森林换来的——有些引领风骚达一季、一年，甚至十几年，但更多书随着时光流逝，悄无声息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《西方正典》的作者哈罗德·布鲁姆却对《纽约时报书评》上热评《哈利·波特》和斯蒂芬·金的小说大不以为然，称其是“反文学”的。他表示：正是因为年轻时对经典的喜好，才使自己如此敏感。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，哈罗德·布鲁姆《西方正典》一书中介绍的作家仅二十六位，虽然他也开列了一张经典书单，但也不过千本，还不及一般读书爱好者的私人藏书的数目。也许经典的魅力正在于此，它是文字的精华。至于布鲁姆对经典的定义，则可以见仁见智，他是强调“影响的焦虑”和具有唯美倾向的。

这让我想起王国维的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之说，东西学者不谋而合。各样文体皆有经典，并无高下之分。小说原是不被重视的，归为“街谈巷议”，“引车卖浆者流”的东西。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，小说有了极高的文学地位，而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小说如不被搬上屏幕，又只好独守冷摊了。散文在中国古代是文章正宗，现在不会有人如此看了。曾听过一个谈散文的讲座，主讲人看重大散文，对短文略显不屑，以为散文就该是那种大江东去、一泻千里的，不惜“泥沙俱下”。但另一方面大散文要成为经典似乎不在短长。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鲁迅先生，他的文字往往是短的。杂文一体也由他推向了一个高峰。没有突破，恐怕很难有经典。古诗词到唐宋，突破了汉魏六朝，成为了经典。

从写作到经典是遥远的，经典也来自“泥沙俱下”的写作中。而从阅读的角度看，哈罗德·布鲁姆的经验，也还是值得参考的。

时间的俘虏

邵毅平

遗体，边哭边诉说，与他告别……也许，这也是日瓦戈和拉拉的创造者设想的自己的丧事场面？然而帕斯捷尔纳克肯定不会想到，1960年，在他自己的葬礼上，他的拉拉，伊文斯卡娅，完全无法像拉拉那样与他告别，而是只能随着人潮匆匆看他一眼，而且连这都得仰仗别人的帮助。

折痕重新抚平的力量。在秋天盛开的两种常见的花中，菊如隐士，沉静稳健，自我意识很强；而桂花，则如善于吟唱的阳光少年，能把心中的欢乐，播撒到尽可能远的地方——在怒放中，展示生